

國學季報編

第一期第六冊
二十一年五月

國學叢編第六冊目錄

漢儒識古文考下

章太炎

四庫提要辨證新書

余嘉錫

讀樂浪書後

楊樹達

滿清初期之繼嗣問題續第一冊

謝國楨

以上單篇

尙書傳王孔異同考續前

吳承仕

三禮學制鄭義述續前

高步瀛

以上專著

親齋讀書記續前

吳承仕

國學叢編

目錄

北平中國大學

以上筆語

謝君馬太夫人六十壽序

章太炎

瑞安教育會季刊導言

林 損

書畫書錄解題序

林志鈞

詩若干首

章太炎許承堯等

以上文錄

許桂林許氏說音續前

朱駿聲臨嘯閣筆記續前

以上遺著

漢儒識古文考下

章炳麟

秦雖燔詩書稱同一文字。而大篆爲八體首。秦權書法度量割依之。雖古文亦未絕。秦權量及石刻並有廿字。說文稱秦刻石有卍字。此皆古文。繹山石刻或作戎。亦以古文甲省爲十。沿舊未改。隸書戎早卓等字。悉依古文而變。不依大小篆。此其濫觴也。漢世篆刻。如開母廟石闕正作正。返作反。視作眡。皆古文。則作劓。爲籀文。不盡依小篆。其隸石見存與墨本之流傳者。畧得百種。合之婁氏字原所摹。洪氏隸釋隸續所錄。則二百六七十種。其間古文不損三十字。籀文不損二十字。常見者且勿論。如楊震碑風作威。綏民校尉熊君碑風作威。孔謙碣家作豪。孔蘇碑牛羊豕雞豕亦撫家字偏旁爲之鄭固碑孔耽神祠碑華山亭碑

國學叢編

北平中國大學

禮皆作礼。祝睦碑譙敏碑典皆作筵。皆統碑衡力碑作燕。棧竹爲艸高彪碑艸作中。梁休碑二作式。朱龜碑播作毋。桐柏廟碑獸作獸。三公山碑作獸無極山碑曲作匚。袁良碑絕作蠶。皆古文希見者。至如韓勅後碑。楊君石門頌。蒼頡廟碑。景北海碑陰。孟皆作益。古文作示樊敏碑殺作殺。係叔敖碑武梁祠堂畫象殺皆作殺。古文作示袁良碑張遷碑哲皆作詰。古文作詰此雖稍有增損。然非習識古文者曷能爲是。曹全碑糶作瘞。袁良碑勛作勳。劉脩碑艱作艱。校官碑邊作邊。孔宙碑兵作兵。則作劓。楊著碑秋作豔。斥彰長田君碑若作豔。楊統碑迹作速。皆籀文希見者。其餘如繇陽令楊君碑地作陞。無極山碑地作陞。籀文作陞袁良碑華山亭碑寤皆作葦。籀文作葦非習識籀文者亦不能省作也。後漢書碑者多文俗吏。且

去八體試吏之世亦遠矣。然吏家尙有舊聞。得其一二而爲太學五經師所未嘗道者不絕。又如校官碑親馭寶習。師馭作朋。合考古文以馭爲賢。德本作惠。古文唯見三體石經。其他周之銅器秦之刻石皆作德矣。然漢篆刻如開母石闕。隸刻如婁壽碑。鄭固碑。北海相景君銘。猶存惠字。乃校周代款識爲精嚴。推而上之。當漢武元朔以上。八體試吏之法尙峻。而醫卜種樹之書皆前代古文。得與經典相校。則孔安國河間王之倫。一覩古經。卽字字有所從問可知矣。

四庫提要辨證

余嘉錫

新書十卷漢賈誼 儒類家一

漢書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崇文總目云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爲五十八篇隋唐志皆九卷別本或爲十卷考今隋唐志皆作十卷無九卷之說蓋校刊隋唐書者未見崇文總目以據今本追改之明人傳刻古書往往如是不足怪也

謹案今隋志新唐志固皆作十卷然舊唐志實作九卷崇文總目

成于慶曆元年見玉海卷五十二而新唐書成于嘉祐五年見卷廿會後

於總目者十九年則總目所引之唐志自指舊唐志言之舊志作九卷新志不妨自作十卷提要乃以總目校新志誤矣高似孫子

國學叢編

新書十卷

一

北平中國大學

畧目及玉海卷五十五引隋志均作賈子十卷錄一卷是南宋人

所見隋志已同今本亦非明人所追改也總目多疏畧不可據之

以駁隋志梁庾仲容子鈔有賈誼勅書九卷子略引今意林卷二作八卷恐是傳寫

之是此書自唐以前已有九卷十卷兩本之不同新舊志各據所

見錄之耳

然今本僅五十六篇又問孝一篇有錄無書實五十五篇已非北宋

本之舊又陳振孫書錄解題稱首載過秦論末爲弔湘賦且節畧誼

本傳於第十一卷中今本雖首載過秦論而末無弔湘賦亦無附錄

之第十一卷且併非南宋時本矣

按提要所謂今本蓋明刻本也盧文昭嘗據宋建本盧氏目錄自注云是宋時

劉本前失去序文故不知是何年所刻唯目錄後潭本自注云宋禧
有建寧府陳八郎書舖印一行故今稱為建本 祐八年長沙
刻即從淳熙八年程漕校正明刻諸本刻入抱經堂叢書其自序
使本重雕者題賈子

見本書 云班書藝文志儒家載賈誼五十八篇今世所行本其目
卷首

祇五十有六然過秦有三篇而唯載上下兩篇又禮容語宋本分

上下兩篇而本復不分故親漢志所載缺其二篇此本十卷据宋

本目錄增多過秦論案不當中一篇定為五十八篇中有其目而

亡其書者二篇焉止 案謂問孝 盧氏又於過秦中篇目下自注
及禮容語上

云建本作過秦下諸本多同案小司馬云 案見史記秦本紀索隱 過秦論以

孝公已下為上篇秦兼并諸侯三十餘郡為下篇据此則此為中

篇明矣案據司馬貞言則唐本新書過秦當分 宋潭州所刻賈子
三篇然與陳涉傳應邵注不合見後

國學叢編 新書十卷 一一 北平中國大學

作過秦中今依用之止考玉海卷五十五備載新書目錄自過秦

上下至傳五十八篇十卷卷五內問孝下注闕字卷十禮容語上

下注云上篇闕止其分卷及篇目并與盧氏所見建本同知問孝

篇之有錄無書南宋時各本皆同非自明本始故明何孟春餘冬

叙錄卷四十四亦云王應麟玉海載是書案謂 卷帙篇章數名次
新書

第與世本並同止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二云秦始皇本紀贊采

賈生之言凡二千四百字今考此文見賈誼新書卷一過秦上

中下三篇予所藏係宋淳祐八年刻本最為可據自秦孝公至攻

守之勢異也為上篇自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至是二世之

過也為中篇自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至而社稷安矣為下篇

止此卽盧氏所見之潭本也蓋南宋時新書自有三本一則合過秦中下二篇爲一而以漢書本傳爲第五十八王應麟所見及建本是也一則過秦分上中下仍爲五十八篇雖附本傳而不入篇數袁本讀書志卷三云新書凡五十八篇或取潭本是也一則首漢書誼傳附於後止則本傳本不當入篇數過秦末弔湘賦以本傳爲卷十一陳振孫所見本是也三本之中惟陳本今不傳明本既從建本合過秦中下爲一又脫去篇目一條有脫禮容語上者見盧序程榮漢魏叢書本則有容語上而脫解縣第二十五然其文具在但目錄脫耳故爲篇只五十有六其實較之南宋刻本文字並無闕佚也提要未見宋本又不考之玉海執陳振孫一家之言以今本爲非宋人所見誤矣潭本篇數已與漢書相合雖闕問孝及禮容語上二篇而篇目具

全似是五十八篇之舊然漢書陳涉傳贊應邵注云賈生書有過秦二篇言秦之過止則潭本分三篇者非是較漢志篇數尙少其一考治安策中有大戴禮禮察篇文不見於今本或正是所闕之一篇歟汪中校新書嘗據漢書補入之是也見述學內篇三其書多取誼本傳所載之文割裂其章段顛倒其次序而加以標題殊謬亂無條理朱子語錄曰賈誼新書除了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看來只是賈誼一雜記稿耳中間事事有些個陳振孫亦謂其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今考漢書誼本傳贊稱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應邵漢書註亦於過秦論下註曰賈誼書第一篇名也則本傳所載皆五十八篇所有足

爲顯證

案班固於誼本傳錄其治安策先言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畧曰止云云夫曰大畧則原書固當更詳於此矣傳贊又曰誼之所陳畧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爲七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目係單于其術固已疏矣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止顏師古注亦曰誼上疏言可爲長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蓋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止然則班固於其所上之疏凡以爲疏而不切者皆不加采掇其他泛陳古義不涉世事者更無論也故凡載於漢書者乃從五十八篇之中擷其精華宜其文如萬選之青錢後人於此數篇童而習之

而新書則讀者甚寡其書又傳寫脫誤語句多不可解令人厭觀偶一涉獵覺其皆不如見於漢書者之善亦固其所然唐皮日休文藝卷三悼賈篇云余嘗讀賈誼新書見其經濟之道眞命世王佐之才也止又云其心切其憤深其詞隱而麗其藻傷而雅止陳振孫詆爲淺駁而日休愛其雅麗見仁見智夫亦何常之有提要以爲本傳所載皆五十八篇所有善矣然過秦論乃陳涉傳贊所引不在本傳之中引證已不能無誤至謂新書爲取本傳所載割裂其章段顛倒其次序則尤不然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卷五云今考新書諸篇其末綴以痛哭者一流涕者二太息者四其餘篇目或泛論事機而不屬於是三者如服疑益壤權重諸篇是也

班固作傳分散其書參差不一總其大畧自陛下誰憚而久不爲

此以上則取其書所謂宗首數寤案數寤篇班固錄爲首段即所謂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藩傷藩強五美自注云壹動而五制不

定親疎危亂案此四字篇名凡七篇而爲之自天下之勢力病大腫以下

以爲痛哭之說與其書合按此節乃新書大都篇之後半其至于

流涕二說其論足食勸農者是其一也按即新書而固載之食貨

志不以爲流涕之說也論制匈奴其實一事凡有二篇其一書以

爲流涕按新書威不信篇其一則否是與前所謂足食勸農而爲

二也固既去其一則以爲不足故又分解縣匈奴二篇以爲流涕

之二按漢書兩流涕其前一節乃解縣篇而取威不信篇說庶人

國學叢編

新書十卷

五

北平中國大學

上借按即尊禮貌大臣案即階皆其書所謂太息之說也固從而

取之當矣而其書又有等齊篇論當時名分不正銅布篇論收鑄

銅錢又皆其太息之說也固乃畧去等齊之篇不取而以銅布之

篇附于食貨志案食貨志所載乃新書鑄錢銅布二篇文而顧取

秦俗經制二篇其書不以爲太息者則以爲之止案今本新書

錄皆無秦俗經制二篇之名漢書所取自商君遺禮義棄仁恩起

于中流而運風波必覆矣止皆俗激一篇之文移身其前移加

與其保傅傳本各爲一書案當云各班氏合之而頗有所刪削故

以大畧起之流涕者二而止載匈奴一事長太息者六止載其三

其論蓄積爲流涕之一鑄錢爲太息之一二事既載入食貨志故

於本傳不復重出，錯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而一見本傳，一見食貨志，亦此例也。保傅傳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審取舍之論，即其下篇案。漢書治安策中豫教太子一段，凡分二節，前一節自夏爲天子起至此時移也，止乃新書保傅篇文亦見大戴禮後一節，自凡人之知能見已然起至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止即劉氏所謂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審取舍之論也。今在大戴禮中，一篇全在，大戴禮中一篇爲保禮禮察篇，新書無之，說見前。

傅篇一爲禮察篇，而禮察篇有云爲人主師傅者不可不日夜明此。止案大戴此處上下則當爲保傅傳之下篇無疑。止案大戴凡四十字，漢書刪去。保傅乃取新

書四篇合爲一篇，本非新書保傅篇之舊，則禮察篇不當名保傅。下篇劉氏此處專就大戴立說，故其言如此。若就新書言之，但當云禮察爲新書中之一篇，今以王氏劉氏之說考之，則班固之掇五篇亦保傅傳職之類耳。

十八篇之文，剪裁鎔鑄，煞費苦心，試取漢書與新書對照，其閒斧

鑿之痕有顯然可見者，如取勢卑篇文云：陛下何不以臣爲典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止而刪去匈奴篇五餌三表之說，使非新書具在，班固又於贊中自言之，則讀者莫知其所謂行臣之計者爲何等計，將不覺其爲操術之疏，而疑爲行文之疏矣。又治安策以痛哭流涕長太息起，其後卽爲痛哭者一流涕者二，長太息者三，而其文終焉則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一篇之幹也，而於移風易俗卽商君棄禮義一節及禮貌大臣卽人主之尊譬如堂一節兩太息之間，忽取新書保傅及見於大戴之禮察二篇闕入，其中既無長太息之語，又與前後文義不侔。禮察篇亦言保傅之事故，曰爲人主師傅者不可不日夜明此，止其言禮禁將然，法禁已然，湯武置天下於仁義。

禮樂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猶是保傅篇三代明孝仁禮義以道習太子而秦使趙高傅胡亥而致之獄之意班固刪去爲人主師傅數語使此一節若泛言禮與法之短長者以起下文禮貌大臣之意似可前後聯貫爲一矣然豫教太子與禮貌大臣究非一事何可併爲長太息之一耶以此一節贅於其間無乃如賈生所謂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也乎凡此皆其刪併痕跡之顯然者而曾無人肯爲細心推尋亦可怪也新書自南宋已苦無善本盧文弨以校勘名家然其校此書於非漢書所有者率不能訂其謬誤通其訓詁凡遇其所不解輒詆爲不成文理任意刪削俞樾諸子平議卷二十七譏其是讀漢書非治賈子深中其病若陳振孫者

其識未必過於盧氏彼亦徒知讀文從字順之漢書耳則不以爲漢書錄新書而反以爲新書錄漢書見書錄解題卷九固其宜也乃提要

從而附和之謂此書乃取本傳所載割裂顛倒其亦未免汨於俗說也夫

贊又稱五餌三表以係單于顏師古註所引賈誼書與今本同又文帝本紀註引賈誼書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名亦與今本同則今本即唐人所見亦足爲顯證

案近人劉師培嘗著賈子新書輯補余未見其書然其自序載於所著左菴集卷七序中臚舉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羣書治要意林稽瑞白帖御覽所引新書以校今本除字句小有異同外

所得佚文不過三條

劉氏云類聚卷八引神農以爲走禽難以久養民乃求可食之物嘗百草察實鹹苦之味

數以食穀御覽七十八引同蓋修政語上篇稅文初學記二十二引古天子二十而冠帶劍諸侯三十而冠帶劍大夫四十而冠帶

劍隸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帶劍無事不得帶二十六引天子黑方屨諸侯素方履大夫素紈履三語蓋等齊諸篇稅文又御覽三

百七十六引沸唇投塞垣之下七字劉氏以爲卽今本諸篇中稅注云何奴豨也疑亦何奴篇稅文

文自白帖以上皆唐時書然則今本卽唐人所見特傳寫有脫誤其證甚多不止如提要所云也

然決無摘錄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亦無連掇十數篇合爲奏疏一篇上之朝廷之理疑誼過秦論治安策等本皆爲五十八篇之一後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傳所有諸篇離析其文各爲標目以足五十八篇之數故餽釘至此其書不全真亦不全僞朱子以爲雜記之稿

國學叢編

叢書十卷

八

北平中國大學

固未核其實陳氏以爲決非誼書尤非篤論也

案古人之書書於竹簡貫以韋若絲則爲篇書於縑帛可以卷舒則爲卷簡太多則韋絲易絕卷太大則不使卷舒故古書篇幅無過長者而篇尤短於卷其常所誦讀則又斷篇而爲章以便精熟易記故漢人五經諸子皆有章句之學漢志云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止是其事也孝經一篇今文二十二章古文十八章皆有章名開宗明義之類是也老子二篇河上公注本分八十一章亦皆有章名體道章之類是也夫一篇之文可摘錄數十字卽別爲之名何謂無摘錄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乎陸賈述存亡之徵奏之高祖號新語此與上疏無異而分爲

十二篇桓寬鹽鐵論雖非奏疏然皆記當時賢良文學與丞相御史大夫丞相史御史問答辨論之語首尾前後相承直是一篇文字而必分爲六十篇此其篇名明是本人所題非由後人摘錄也賈誼之疏何爲獨不可分爲若干篇乎古之諸子平生所作書疏即是著述賈山上書名曰至言鼂錯上疏謂之守邊備塞勸農力本並見本傳賈誼之疏何爲獨不可有篇名乎大戴禮取新書保傅傳職胎教容經四篇合爲保傅篇漢書昭帝紀注文穎曰文穎後漢建安賈誼作保傅傳在禮大戴記止明保傅是賈誼書本名而新

書保傅一篇實在治安策中此一段既可立篇名知其餘皆當有篇名矣提要狃於漢書治安策前後相聯以爲本是一篇故曰無

連綴十數篇合爲奏疏一篇之理不知班固明云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逮其大畧曰云云言數言多皆指此下所載之大畧

卽今所謂治安策者傳又云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止

此疏卽新書益壤篇又有諫封云云言復上疏則與上文數上疏無淮南諸子疏卽新書淮難篇

與矣載治安策一篇而謂之數上疏則此本非一篇其連綴數篇爲一者班固也非賈誼也或曰治安策之首卽曰臣竊維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止此爲綱領後爲條目安可先出一綱領而其餘條目徐徐分篇奏上乎不知此十餘篇不必是十餘疏或合兩三疏爲之觀保傅禮察二篇與前後不相應並不在條目之內可見矣特一疏太長者又分作數篇耳

商君書內如算地篇云臣請語其過止錯法篇云臣聞古之明君錯法而民無邪止來民篇云臣切以爲不然止此皆明是對秦孝公之語蓋與其前後諸篇皆所上之書而以一事爲一篇也新書正是此例汪中述學卷三新書序云自數寧至輔佐三十三篇皆陳政事按電錯傳錯言宜削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則知當日封事事各一篇合爲一書固有其體班氏約其文而分載之本傳食貨志耳止今按主父偃傳云上書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事諫伐匈奴止而傳獨載其諫伐匈奴一事蓋九事卽分九篇故藝文志有主父偃二十八篇是亦漢人上書以一事爲一篇之證也且提要疑過秦論治安策爲五十八篇之一其說亦

不可通史記漢書陳涉贊所載過秦論皆只上篇應劭明云賈生書有過秦二篇止過秦既非一篇則治安策安得獨爲五十八篇之一乎吾謂過秦篇亦賈生所上之書且爲以後諸篇之綱領何以言之新書分事勢連語雜事三類凡屬於事勢者皆爲文帝陳政事不應首篇獨異卽曰新書不足信今試以過秦與治安策並觀之過秦上曰商君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始皇奮六世之餘烈吞二周而亡諸侯然後以六合爲家崑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止又過秦中曰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爲天下始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故

其亡可立而待也止而治安策亦云商君遺禮義棄仁恩並心於
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然並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
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並兼之法遂進取之
業天下大敗其亂至矣止過秦中曰借使秦王論上世之事並殷
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
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
觀其亡止而治安策亦云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
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
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
暴也止此其文義皆前後相應然猶可曰一家之言固有不謀而

合者未見過秦之必爲奏疏也至於過秦下曰鄙諺曰前事之不
忘後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察盛
衰之理審權世之宜去就有序變化因時故曠日持久而社稷安
矣止此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及言君子之所以爲國者爲誰
言之耶雖後之作史論者亦或針對時事立言而不必徹之廊廟
然此乃無官守言責之人情格勢禁雖欲陳之而未有利乃姑陳
古刺今以舒其憤懣耳若賈生之事君竭忠盡智數上疏多所欲
匡建蓋已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豈復隱情惜己有此嘉謀嘉猷而
不以告者耶且秦已亡矣連篇累牘極口詆之奚爲也賈生豈如
後世經生習爲策論以求決策發科乎治安策云臣謹稽之天地

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止此卽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之人事之說也又云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戒夫殷周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是不法聖智也秦之亟絕者其軌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覆也夫存亡之反治亂之機其要在此矣止此卽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之說也過秦下曰當此時也非無深謀遠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也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諫智士不謀也天下已亂姦不上聞豈不悲哉止此望文帝之納諫而自明其肅忠也又曰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強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霸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止此言所上衆建諸侯制伏匈奴之策皆所以禁暴誅亂苟聽其言則雖不幸至於削弱而社稷可存也故治安策曰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而天下不亂止由此觀之則過秦亦所上之書所以爲諸篇之綱領明矣後人但知痛哭流涕長太息爲一篇之綱非也過秦可分二三篇治安策何爲不可分爲十餘篇乎然則此篇獨言秦之過而不及時事者何也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過秦所以戒漢也漢人上疏多喜稱引秦事徐樂嚴安之上書劉向之諫起昌陵皆如此賈山至言所謂臣不敢以遠爲喻願爲借秦以爲喻也而至言與過秦猶相近過秦言不及漢者此爲所上書之第一篇故姑徐引其

端而其他條目則俟後言之耳班固以爲不切於時事故不掇之以著於本傳然讀新書則當知此篇所以冠全書之意也至於連語諸篇則不盡以告君蓋有與門人講學之語故先醒篇云懷王問於賈君止而勸學篇首冠以謂門人學者五字其雜事諸篇則平日所稱述誦說者凡此皆不必賈子手著諸子之例固如此也至於其間脫爛失次蓋所不免要爲古書所常有陳振孫謂決非賈本書固爲無識卽提要調停之說以爲不全眞亦不全僞者亦尙考之未詳也夫惟通知古今著作之體而無蔽於咫尺見謬聞然後可以讀古書矣

讀樂浪書後

楊樹達

此書敘述詳盡精審。實為近來考古學上一大著作。吾人欲研究漢代事實者。得此可以明瞭許多事實。使觀念確實。不至如在五里霧中。信可謂學術界之鴻寶也。惟余讀之。頗有與著者意見不合者。亦有覺文籍所記足以證明著者之說。而可以為補充者。聊書之以當質疑云。

原書四十二葉記漆盤銘文云。永平十二年。蜀郡西工夾紵行三丸治。千二百。盧氏作。宜子孫牢。四十三葉云。治千二百。意義不明。或為加意整治之意。亦未可知。牢。完全堅固之意。亦似含有吉祥之意。往者發見之漆盤。銘文有奉牢字。內藤博士推定為太牢之牢。原注見藝文第

國學叢編

讀樂浪書後

一

北平中國大學

十七年第四卷第六九號即余等所發掘之漆器杯底斷片亦有張氏牢朱文。器

小如杯。與太牢無何等之關係。且漢鏡銘亦有云樊氏作牢者。原注據羅

振玉古鏡圖錄故牢字仍以作堅牢解釋。較為穩妥。樹達按內藤君在藝文

所載之文。余未得見。彼與樂浪編者原田君於此字之解釋雖不相

同。然認為牢字則一。余謂太牢之牢。義不相涉。固不可通。即堅牢之

說。亦殊不適。蓋此字形雖似牢。却非牢字。蓋用字也。篆書用從卜中

作用。金文有將卜字小橫向左作用者。見容庚金文編卷三而王子申蓋孟作

用。亦見金文編上橫相連。中豎上出。作隸字者緣此變文。遂成牢字。宋洪

氏隸續卷十四中平獸洗款識云。中平三年八月造作用富。洪氏釋

末二字為用富。是其證也。又治字似當屬上讀。千二百記其值。原田

君以治千二百連讀。頗可酌也。

原書六十九葉云。木印一方。八分厚三分五釐。兩面有文。一面云。五官椽王盱印。一面云。王盱印信。皆陰文。側面中央有孔。所以繫組也。印發見於中棺遺骸之腰間。蓋佩用之意也。樹達按古人官印佩在身旁。雖死猶然。漢書九十七定陶丁姬傳云。元始五年。莽復言。共王母按即傳太后。丁姬前不臣妾懷。帝太后皇太后璽以葬。不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共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論衡二十一死僞篇云。亡新改葬元帝傳后。發其棺。取玉柙印璽。送定陶。以民禮葬之。此漢人葬時實佩印綬之證。非但表佩用之意也。

原書七十一葉云。旁棺腐朽尤甚。僅留絹片之痕跡。其他三棺。則有

國學叢編

讀樂浪書後

二

北平中國大學

絹數層密著。爲有機質泥化物所覆。圖版一二二與一二三所示。皆東棺內發現之平織。棺內發現之絹布。以平織占大部份。有一極平方經絲六十八緯絲三十九之精品。亦有經絲四十四緯絲三十四之粗品。此等皆衣服之殘缺甚明。如圖版一二二所示。一端尙留縫時針孔。可以證此而有餘矣。又有一片。乃絹二枚連縫。其線尙在。樹達按據此節及以圖版對照。此種絹塊。不當如本書所說爲衣服之殘缺。而當爲衾被之殘缺也。蓋漢人殯斂。必有衾被。衾被有表有裏。故霍光傳及王貢兩龔鮑傳名爲複衾。大抵遺骸入棺之後。以衾覆之。故衾在上而衣在下。此在今俗猶如此。今俗衾不止一枚。有七枚。九枚。多至十餘枚者。蓋衣服與遺骸接近。易爲有機物之流汁所污。不易保存。衾則以在

遺骸之上較與遺骸遠隔。尤其在上層之衾，則與遺骸愈遠。故保存之可能性，衾較衣爲大。本書明云絹數層密著爲泥化物所覆，泥物來自上方。知此絹布爲在上層之物，是衾而非衣之證一也。衣有襞積屈曲，而衾爲平面，衣中縱有平面，亦決不如衾平面面積之大。今觀圖一二二一二三一二四所示，皆平面而中部無線縫，是衾而非衣之證二也。又圖版一二二東北二端邊際皆有針孔，本書據以爲衣物之證明，不知複衾表裏之相連，亦當用針縫合。况北端邊際針孔東西成一直線，東部殘缺僅存。其實北端亦殘缺非其全其針孔亦南北成一直線，而兩針孔線之相交，正成一直角形。由此可推知原物乃方形，是衾非衣之證三也。又針孔之距離稀疏不密，若是衣服，不應如此。是衾非衣之證四也。

原書三十五葉小註云：本墓椁室之構造，初意止容夫婦兩棺，後以逐漸納棺，遂加改造。知本墓內男女遺骸乃合葬，非殉葬也。又樂浪第九號墳初本爲容納兩棺之構造，但由其遺物考之，知其僅葬一棺。第二棺未嘗入葬，其椁蓋之構造較椁壁遠爲粗畧，乃待他日合葬完畢後之經營，情事如見。按此說是也。以舊籍相證，亦足證明。後漢書卷三十二樊宏傳云：宏建武二十七年卒，遺勅以爲輓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據此文觀之，知凡合葬者，後棺入葬，子孫必目睹先葬之棺，與王

吁此墓之構造吻合無間。彼文爲合葬言之。則此墓之爲合葬固無疑義也。又王吁墓內有明帝永平時代銘器。則墓在明帝永平以後所葬可知。光武雖有吾萬歲以後欲以爲式之語。他日光武葬時。究嘗實行與否。不可得知。假令業已實行。而王吁此墓尙因仍舊習。未嘗受光武與樊宏改良的合葬法之影響。又可知也。

原書五十二葉記鏡奩小盒云。小盒凡四。第一盒盛多量之白粉。第二盒有赤黑色之物。第三盒有少許白粉。第四盒有黃色土塊狀之物。據藥學博士中尾萬三氏之檢驗。第一盒之白粉爲滑石粉。第三盒之白粉爲鉛華。第四盒有黃色土塊狀之物爲蠟。蓋澤之腐朽者也。樹達按東觀漢記二明帝紀云。上從席前伏御牀。視太后鏡奩中物。流涕。敕易奩中脂澤妝具。以實物與文籍互證。情事明瞭如見矣。又按。墓主之王吁。後漢書無所見。惟墓內有式占。乃信術數者所用。墓中遺物往往可以窺見其人之性質嗜好。然則吁殆長於術數者也。按後漢書百六循吏王景傳云。景字仲通。樂浪訃鄆人也。又云。景以爲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著龜。而衆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家宅禁忌堪輿日相之屬。適於事用者爲大衍玄基云。據此。景爲通術數之人。然則吁與景豈有親族之關係而爲能傳其學者歟。

其後莽爾古泰死。數年後發覺其謀逆之事。財產籍沒。分與長子豪格及庶弟阿巴泰一部分。其大部則太宗自取之。太宗勢力漸次養成。具有中國人主雄猜之資。阿敏去。莽爾古泰死。其最親信之代善亦屢被窘辱。代善之子薩哈廉乃於此際取非常巧妙之態度。逆其父之所爲。太宗親賴之。待之尤善。其疾臨視之。其死。親奠之。岳託比之樸素倔強。不脫滿人之風。或以較射時不能執弓。乃擲其弓於地。諸王論以驕慢之罪當死。太宗赦之。科以降爵罰金之罪。太宗對其不滿之意可見。

崇德元年。內外諸貝勒。文武羣臣。上太宗寬溫仁聖皇帝尊號。國號大清。蓋前稱金國汗。至此乃稱帝號。此議亦薩哈連所倡。但此有疑

問者。惟多爾袞之位置耳。在太宗時代特別被寵遇。徵之實錄甚明。

稱其自十七八歲時從軍有功。其天資聰敏。有墨爾根墨爾根蒙古賢智之意。岱青之尊號。

晉乃蒙古之爵號。岱青之尊號。惟關於滿洲朝鮮交涉之史料頗有難解之處。

朝鮮於天聰二年與金國交戰。戰敗謀和。以後兩國居於對等地。位。太宗稱帝。以諮朝鮮。朝鮮不同意此事。乃拒絕之。崇德元年二年間。朝鮮屢爲清所敗。後朝鮮勢窮降服。乃對清以臣屬之禮。奉天崇謨閣舊藏檔案中朝鮮國來書簿。即天聰崇德年間。朝鮮國書鈔本也。朝鮮國王李倧。仁祖於二月降服之後。四月始遣人上謝恩表。併貢物單。於太宗以外。並有上皇太宗箋。并進物單。朝鮮國來書簿。崇德六年一部分所收。爲歲時朝貢皇帝中宮及太子箋。進物單。然此

來書簿皇太子何人則不得而知。先是征伐朝鮮之因，與明絕交之後，賞賜永絕。又爲對抗之事，乃移植同族之民於都城附近，食料匱乏。至此乃仰給於朝鮮，或利朝鮮貢物之多，乃空設皇太子之位。此說則不甚確實，更檢天聰年各項稿簿及舊檔二種，發見如左。

一 天聰四年七月十一日 一張同盟
一張帶去

金國汗黃太吉、執政衆王歹善、忙吾兒太、阿把太、德革雷、吉兒哈郎、阿吉革、阿革、朵兒紅、朵兒都、岳托、何革、撒哈良等告天盟誓，爲海島劉興治、劉興基、劉興良、劉興沛、劉興邦等，殺其南朝官員，率各島官民，與我同心。恐後有違，故告天地。彼島中之人，或居島中，或上陸住，我不收納，令彼自作一國，待以客禮。及我先日走去，金人蒙古

國學叢編

七

北平中國大學

斷不問取。若違此言，不令作客國。及問取金人蒙古，或念劉家舊惡，及來見留住，天地鑑之，罪有所歸，夭折死亡。或劉家弟兄行詐，仍歸南朝，及懷二心，居中觀望，則天地歸罪劉家弟兄，夭折死亡。若我兩家皆不違盟，誠信到底，則天地保佑，永受無疆之福。謹疏。

蓋對劉興祚殘黨一種誓書，其列名寫法，可以與清朝官書相對照。

黃太吉 皇太極 歹善 代善 忙吾兒太 莽古爾泰

阿把太 阿巴泰 德革雷 德格類 吉兒哈郎 濟爾哈郎

阿吉革 阿濟格 阿革朵兒紅 阿革多爾袞 朵兒 多鐸

都都 杜度 岳托 岳託 何革 豪格

撒哈良 薩哈廉

二 島中劉府來書

天聰四年八月分遲秀才齋來。初一日到。

客國臣劉興治劉興基劉興梁劉興沛劉興邦等致告於冥冥上帝。宥我不赦。敢數過愆。緣官不道。天數將終。我大金國汗湯武堯舜之君。實有所以收拾人心者也。臣等有先見。遂戮職官陳繼盛等。率衆歸服。金汗黃太吉執政。衆王歹善忙吾兒太阿把太德革雷吉兒哈郎。阿吉革。阿革朵兒紅。朵朵都都。岳托。何革撒。哈良等對天盟誓。共圖大業。自盟之後。彼此相信。永修和好。內主客享福國脈永綿矣。謹盟。

天聰四年七月二十三日 同盟官員

國學叢編

八

北平中國大學

參將李登科 遊擊崔耀祖

都司馬 良 李世安 郭天盛 守備王 才 何成功

其中姓名與前書完全相同。惟其中朵兒紅上有阿革二字。阿革卽阿格。後世稱阿哥。此滿洲王子之意。據清文彙。阿格字義是有被册封爲王子之少子之解釋。然而册封之意。滿洲所無。蓋卽儲君之意。太宗實錄天聰九年正月丁丑條

禮部和碩薩哈連貝勒遵旨傳諭曰。朝廷宗室。恐衆人莫辨。或致辱詈。已令繫紅帶。以表異之。又恐上下稱謂顛倒。已分別名號。如太祖庶子。俱稱阿格。六祖子孫。俱稱覺羅。凡人稱謂。就其原名。稱爲某阿格。某覺羅。

據實錄記述。此時以前稱阿格者甚罕。此時以後太祖庶子皆稱阿格。大貝勒代善之子亦稱碩托阿格。可見阿格之稱亦汎起於宗室。特以前阿格之稱更較尊貴耳。朶兒紅之阿革。豈非以其有皇太子之資格歟。後至崇德年間太宗稱帝更改稱爲皇太子。多爾袞爲太祖最後正妻之少子。當然可以嗣位。在丙子錄日月錄已有其記事。汗位後歸太宗。太福金殉太祖之時。囑諸貝勒。仍有希望繼立之意。

太宗之立爲一件大事。而太宗之崩又發生繼嗣問題。世祖實錄卷一崇德八年乙亥條。和碩禮親王代善諸王貝勒會集。以大位不可久虛。定議以太宗之第九子嗣位。共立誓書。詔告天地。公議和碩鄭

親王濟爾哈朗和碩睿親王多爾袞共輔國政。但此日會議並非很

順利之事。據朝鮮奎章閣所藏瀋陽日記瀋陽狀啟。朝鮮仁祖降清後在奉館所所

記之

日記。癸未八月初十日辛未條夜分後皇帝猝殂。啟狀百下一條。

承政院開拆秘密癸未八月二十六日

十四日諸王皆會於大衙門。大王發言曰。虎口帝之長子。當承大統云。則虎口曰。福小德薄。非所堪當。固辭退去。定策之議。未及歸。一帝之手下。將領之輩。佩劍而前曰。吾屬食於帝。衣於帝。養育之恩。與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則寧死從帝於地下而已。大王曰。吾以帝兄。當時朝政。老不預知。何可參於此議乎。即起去。八王亦隨而出。十王默無一言。九王應之曰。汝等之言是矣。虎口王既讓退出。無繼統之意。

當立帝之第三子。而年歲幼稚。八高山軍兵。吾與右真王分掌其半。左右輔政。年長之後。當即歸政。誓天而罷去。所謂第三子。年今六歲。是如爲白乎彌。以下別出

是當非傳聞。確係事實。此月朔日。即乙亥十四日。大王即代善。虎口即豪格之對音。太宗長子肅親王。八子即阿濟格。封武英郡王。十五多鐸。崇德元年封豫親王。九王即多爾袞。當爲睿親王。右真王即濟爾哈朗。當日爲鄭親王。世祖於實錄所見爲太宗第九子。高山即固山。滿洲旗之意。八高山即八旗。是如白爲乎彌。爲朝鮮文書名詞。此立嗣之會議。豪格歸大統於多爾袞。吾人可知者。代善爲避人推己而退。阿濟格。多鐸。不能置辭。乃由多爾袞臨機措置。所議遂定。然當

決議之時。一族之間不滿之意於此可見。越二日乃發生事變。世祖實錄丁丑條有此記載。

多羅郡王阿達禮往謂和碩睿親王多爾袞曰。王正大位。我當從王。又往謂碩鄭親王濟爾哈朗曰。和碩禮親王命我常至其府中往來。又固山貝子碩託遣吳丹至。和碩睿親王所言內大臣圖爾格及御前下等。皆從我謀矣。王可自立爲君。阿達禮碩託又往視和碩禮親王代善足疾。與多羅貝勒羅洛宏同行。阿達禮碩託登牀。阿和碩禮親王耳語曰。衆已定議立和碩睿親王矣。王何嘿嘿。于是和碩禮親王和碩睿親王白其言于衆。質訊俱寔。阿達禮碩託坐擾政國伏誅。阿達禮母碩託妻坐助逆誅。並誅所遣吳丹羅洛宏。因同詣和碩禮

正義曰。傳言躬自服行。則不訓用也。鄭王皆以自爲用。

百四。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傳曰。弋。取也。王本作翼。亦云。翼。

取也。正義正

馬鄭王本同作翼。訓說亦同。段玉裁曰。僞孔作弋者。因馬王之說。而改經字也。王先謙曰。僞傳本出王肅手。於今文注既訓翼爲取。

因徑改古文本作弋。以助其說也。案馬鄭王作翼。孔傳本作弋。釋文

引徐邈音弋爲翼故知弋字非肅包所改段說差近。先謙稱王肅改翼爲弋。已無文證。

又言今文注古文本云云。並不審其何指。荒忽甚矣。

百五。爾其有幹。有年于茲洛。傳曰。汝具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

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王曰。汝具有安事。有長久年於

國學叢編

書傳考一

三四

北平中國大學

此洛邑。正義正

正義曰。有幹有年。謂歸本土有幹年。而言於洛者。言由在洛修善。

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王解於文甚便。但孔因上句爾。乃尙有爾。

土。是誘引之辭。故爲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也。案傳云。豐年。王云。長。

年。蓋由孔謂還本土。王直云洛邑。說義既殊。故釋年字亦異也。

百六。無逸。則皇自敬德。傳曰。則大自敬德。王本皇作況。云。滋益。

用敬德。正義正

案熹平石經皇字作兄。鄭以皇爲暇。言寬暇自敬。孔傳同。鄭本作。

皇而訓爲大。王則從今文作兄。而讀爲況。訓爲滋益。據此。則孔傳。

用鄭氏古文。王用熹平今文也。又傳云。大自敬德。王則以自爲用。

訓義亦殊。

百七。不永念厥辟。傳曰。不長念其為君之道。王讀辟為扶亦反。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也。正義

王鳴盛曰。此方戒成王聽讒言。殺無罪。則此念厥辟。當從王說。不應泛指君道。孔傳非也。案江聲孫星衍王先謙等皆用王說。而不出主名。據舊義為己有。則愚所未諭也。

百八。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傳曰。言天壽有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王曰。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言是者不可不法。殷家有良臣也。正義

正義曰。孔傳專說君之善惡。王肅以為兼言君臣。鄭注以為專言

臣事。格謂至于天也。與孔不同。

百九。多方。因甲于內亂。傳曰。外不憂民。內不勤德。因甲於二亂之內。言昏甚。王以甲為狎。云狎習災異於內外為禍亂。正義

鄭云。習為鳥獸之行。於內為淫亂。正義曰。鄭王皆以甲為狎。與孔異也。案王云災異。又云內外。傳云二亂之內。橫為增語。於文義猶未安。宜以鄭義為近也。又鄭王讀甲為狎。故云狎習。孔云甲於二亂之內。於甲之聲義云何。今不審知。

百十。簡代夏作民主。傳曰。大代夏政為天下民主。王曰。以大道代夏為民主。正義

案傳云大代夏政。以大屬代。與本篇大降爾命乃大降罰大動以

威大宅天命同例。蓋以大爲副詞也。王云大道代夏。猶以曰若稽古爲順考古道。大道古道詞例畧同。則以大爲名詞也。丁晏等以王孔二家皆訓簡爲大。遂謂孔傳爲王肅所作。則讀書不審之過也。

百十一。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傳曰。我惟大下汝四國民命。謂誅管蔡商奄之君。王曰。四國。四方之君。正義

正義曰。王意謂從今以後。四方之國。苟有此罪。則必誅之。謂戒其將來之事。與孔不同。

百十二。立政。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傳曰。順古道。盡禮致敬。王以

爲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羣臣

國學叢編

書傳考一

三六

北平中國大學

之辭。正義

王鳴盛曰。經文自休茲至。又我受民。雖俱係周公言。而其下總以予且受人微言。則是周公授意羣臣。同進陳戒。王說是。傳非也。傳多出自王肅。偶或立異。欲以掩其迹也。案如鳴盛所言。是子雍說書。頗有長短二義。以長義爲自說。以短義假之孔安國也。揆度情勢。恐不其然。

百十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傳曰。古之人道惟有夏。禹之時。乃有卿大夫室家大強。王曰。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禹爲天子也。正義

正義申王曰。其意言古之道說有此事。孔意似不然也。案王義

難僚疑正義約引王意非具引王注也。以意度之。王訓迪爲道說之道。古之人道。猶云古人有言。故正義云古人之道說有此事。孔訓迪爲道理之道。故正義云求賢人之道是也。此一異也。王云禹爲天子。疑以天子釋下文之上帝。論衡語增篇。以上帝引逸爲虞舜。與此同比。否則天子二字。於經文無施矣。孔傳則以上帝爲上天。此二異也。王義省畧。雖難質言。穎達親勘王傳。明謂孔意不然。則二家義異。較然可知。而王先謙據此一事。以爲僞傳出於王肅之證。致爲疏失。

百十四。帝欽罰之。傳曰。天以紂惡。故敬罰之。王曰。敬罰者。謂須

暇五年。正義

國學叢編

書傳考一

三七

北平中國大學

王鳴盛曰。王以欽罰爲須暇者。欽訓敬。有慎重意。謂武王卽位五年而後罰紂。是天意須暇紂。卽此欽罰意也。案王說近之。孔止言敬罰。無須暇之義。王以須暇足意。則欽罰猶慎罰矣。二家義異。百十五。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傳曰。能居之於心。能用陳之。此乃使天下治。王曰。則能居之在位。能用陳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正義

案孔傳以宅爲居之於心。王以爲居之於位。傳以繹爲陳列於位。據正義申傳如此王以爲陳其才力。說義畧殊。

百十六。顧命。汝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傳曰。汝無以釗冒貢於非危之事。王本冒作助。云作贛。釋文

庠爲小學。設置於西郊。故鄭注單舉西郊之虞庠。勉強措詞如此。豈四學者三大學一小學。故云有虞庠爲小學耶。三大學一小學則不倫。若四皆小學。而惟西郊名虞庠。彼三郊又何名也。經籍流傳展轉錯誤。孔之此注。此疏皆本作西郊。而今版本則又皆譌爲四郊。是今譌之本。於理不誤。而於孔氏本則誤也。孔氏注文作西郊之虞庠。既勉強立說矣。而皇侃本作四郊之虞庠。孔不能廢之也。故其釋注云。皇氏云。四郊虞庠。此孔言皇本之不同也。又云。以爲四郊皆有虞庠。此孔言皇說如此也。皇本作四郊。皇說四郊皆有虞庠。攷杜氏通典。周制。大學爲東膠。小學爲虞庠。引鄭注祭義云。周有四郊之虞庠也。又引崔靈恩說。鄭注祭義曰。周有四郊之虞庠也。北史劉芳傳。芳表曰。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又曰。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注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劉崔皇杜所據禮記經注皆作四郊。孔非不見皇本。而必不從之。必依誤本立說。甚爲疏謬。

案鄭以四學爲四郊之虞庠。而孔以爲四代之學。誠與鄭義不合。顧廣圻以經文及注四字皆當作西。段氏亦謂孔據本四作西。然使孔據本果作西。則孔作正義。但引王制虞庠在國之西郊足矣。何爲以周學殷學夏學虞學專釋天子立四學句。而下始以虞庠釋當入學而太子齒句耶。蓋孔氏之意。以西郊上庠本虞氏大學。周仿而設之。然大學在國。故西郊上庠亦統名虞庠。而爲小學。其

東南北三郊。又仿西郊而設者也。經言天子設四學。語極鄭重。四郊虞庠。未足以當之。然鄭注如此。爲疏者又不便駁斥。故爲立異說以釋四學句。又不得不周旋鄭注。故仍以四郊虞庠爲四學也。而又引皇氏之說。以釋四郊虞庠。此正唐人作疏尊注而不敢駁注之苦。故左支右絀如此。段氏顧氏但知發揮已見。而不復體察古人之意。無論從孔駁孔。皆不得孔之真矣。

國都外爲六鄉。鄉之學曰庠。鄉屬爲州。州之學曰序。州屬爲黨。黨之學亦曰序。

禮記鄉飲酒義曰。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鄭曰。庠鄉學也。州黨曰序。○孔曰。謂鄉大夫故迎賓于庠門外。若州長黨正。則於序門外也。

王制曰。司徒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鄭曰。司徒使鄉簡擇以告者。鄉屬司徒。此庠謂鄉學也。

周禮地官州長曰。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鄭曰。序州黨之學也。

又黨正曰。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鄭曰。國索鬼神而祭祀。謂歲十二月大蜡之時。建亥之月也。黨正飲酒禮亡。

儀禮鄉射禮鄭目錄曰。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夫或在焉。不改其禮。

禮記鄉飲酒義鄭注曰。此說鄉飲酒。謂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也。其鄉射。則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之禮也。謂之鄉者。州黨鄉之屬也。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爲主人焉。如今郡國下令長於鄉射飲酒。從太守相臨之禮也。

鄉射禮曰。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鄭曰。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深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鄉飲酒義曰。主人迎賓於門外。是也。庠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謝。宜從謝。州立謝者。下鄉也。左物下物也。今文

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賈曰。案宣公十六年經。書成

周宣榭火。

左氏春秋經作宣榭火。釋文曰。榭本又作榭。公羊作宣榭。災釋文引左氏作宣榭。火穀梁作宣榭。災釋文曰。榭

本又作榭。災左氏作火。惠棟九經古義曰。說文無榭字。周邠敦銘曰。王格于宣射。古文榭字作射。彼雖不據學。以

其無室。與爾雅無室曰榭同。故引以爲證也。成周宣榭及此州立謝。皆是無室。故云凡以該之。不得從豫及序。故云宜從榭也。鄉之庠。有室有堂。州謝則有堂無室。故云下鄉也。不從今文者。以其虞庠夏序。皆是有室。州之序則無室。故云非。言亦者。古文爲豫已非。今文作夏后氏之序亦非。若然。禮記學記及州長職并下記皆作序。鄭不破之者。以鄉立虞庠。依虞有室。州立夏序。去室猶存序名。是以鄭注州長云。序州黨之學也。故不破之也。○曹元弼禮經校

釋曰。鄭於周禮從序。而以此今文作序爲非者。蓋周以夏后氏之序爲州學。而去其室爲榭制。故舉其名則曰序。核其制則曰榭。此經分別序序之制。以豫對堂。必從榭而後義明。作序則制不顯。故以今文爲非。周禮及他經渾舉其名。則當作序以對序。言各有當也。記云序則物當楣。字亦當作榭。鄭不破者。以序榭聲通。字得假借耳。爾雅無室曰榭。實此經序當讀榭之明驗。盛氏謂爾雅是臺上之屋。與此無干。不知爾雅之言榭有二。一云有木者謂之榭。承閣謂之臺。言謂臺也。與此無涉。一云無室曰榭。承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言謂室也。此州學稱榭。卽在其中矣。又謂序之無室。其證有三。而爾雅不與。盛世佐儀禮集編曰。序爲州黨。學其規模制度。必狹小於鄉學。

之序而其器席陳設一與序同。又須留餘地以通行禮者之往來。若復去三分之一以爲室。其勢必不能容一也。序大於序而射者所履之物止於當楣。楹棟前一架也。序小於序而物反當正中。之棟若共有室。則室之楹前爲賓席。席前又設薦俎。與物同在一架之內。能無礙乎。二也。又經文序與堂對。堂者對室之稱。無室不可以言堂。言堂則知序之無室矣。三也。曹元弼禮經學曰。盛列三證是也。

謂爾雅不與以鄭讀爲非非也。然有堂無室。經究未明言。向使無爾雅之文。孰敢以意推測。而杜撰其制。勢必與經同互而後已。鄭君據雅定禮。確不可易。既定其爲榭無室。則尺度淺深。行事方位。經文自一一脗合矣。○又曰。竊疑序爲榭制。自殷已然。蓋殷以夏之序爲鄉學。而去其室。故孟子曰。殷曰序。序者射也。序當爲榭。榭從射得聲。猶中庸義者宜也。義當爲誼。誼從宜得聲。皆以聲兼義也。周以有虞氏之序爲鄉學。而以夏之序爲州黨之學。其無室稱榭。則因于殷也。

○孫詒讓曰。周鄉學制。依三禮注義。鄉學名庠。六鄉則六庠也。鄉之次爲州。州學名序。六鄉三十州。則有三十序也。州之次爲黨。黨學亦名序。六鄉百五十黨。則有百五十序也。六鄉地不逾四同。而立庠序百八十有六。國學及四郊之學。尙不與其數。教法亦甚詳矣。

鄉界之外爲郊。郊亦有學。遠郊之外曰遂。遂亦有學。

王制曰。命國之右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左。命國之左鄉。簡不率教者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此節錄以見郊遂之學全文見後○鄭曰。郊

鄉界之外者也。稍出遠之。遠郊之外曰遂。○孔曰。此郊謂近郊也。以遠郊之內六鄉居之。右鄉民近國城及國內之人。其學在國中。

或在公宮之右。或在公宮之左。故前云右鄉。若鄉人遠國城在近郊之外者。則學在近郊。○段玉裁曰。所謂郊學者。蓋卽四郊之虞庠也。周禮之制。百里內爲六鄉。外爲六遂。命鄉簡不帥教者。或右鄉左鄉互移。而又移之郊。爲之習禮於郊學。四周百里之內。七萬五千家之衆。未必郊學祇在西郊一處。鄭云習禮於郊學。不云西郊。則鄭謂四郊皆有學也。○顧廣圻學制備忘之記曰。王制不變移之郊。如初禮。鄭注未有郊學二字。金壇段氏茂堂四郊小學疏證。遂據爲立說之根本。以申虞庠在國之西郊。必當改經之西作四。愚謂此二經。眞乃如風馬牛之不相及。不意遭此附會。紐合也。大學小學者。學之一類也。天子諸侯主之者也。鄉學州序黨序遂

陋實甚。顧氏又以卷帙多少相校，皆捫燭扣槃之見也。

講義

北史儒林徐遵明傳云：遵明撰春秋義章爲三十卷，是後教授門徒，每臨講座，先執持疏，然後敷講。學者至今浸以成俗。按學官講經之式，有執經執讀執如意諸職，其所執者，要皆經傳本文。至徐氏始於本文外，別作義疏，以便臨時敷說。後世講官有講疏，學校有講義，皆本諸此。

南史何佟之傳云：佟之仕齊，爲國子助教，爲諸生講喪服，結草爲經，屈手巾爲冠。諸生有未曉解者，委曲誘誨，都下稱其高儒。此於講疏而外，且擬諸形容，象其物宜，以曉學者，則猶近世之有試論矣。

國學叢編

親齋讀書記

二五

北平中國大學

案

今名官中文件簿籍爲案卷，或曰案件，或曰檔案，亦有單稱爲案者。蓋文書計帳，皆就几案上作之，後遂以几案爲文件之稱。此事蓋起於南北朝。北史高元榮有文才，長於几案。又薛慶之頗有學業，閑解几案。又邢昺號有才藻，兼長几案。自孝昌之後，天下多務，世人競以吏事取達，文學大衰。又世隆留心几案，遂有了解之名。凡云几案者，皆指律令程式掾史簡牘言之，其實文章學問，亦几案閒事也。其時乃以几案與文學對言，明以几案爲吏事之專名，蓋已久矣。連言几案，亦有單稱爲案者。魏書刑法志：游肇奏言：輝雖逃刑，罪非孛戮，募同大逆，亦謂加重。乖戾之案，理宜陳請。又冥報記云：判官召主典取

法義案。案簿甚多盈一牀。主典對法義前披檢之。其簿多先朱句畢。有未句者。典則錄之。又唐書吳汝訥傳。吳湘娶百姓顏悅女爲妻。與揚州案小有不同。凡所稱案。正與今云某案件某案子正同。

鹽鐵論刺復第十。文學曰。維綱不張。禮樂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正與賈生所謂簿書期會同意。彼言案上之文。後乃省文而稱案爾。

邯鄲淳

邯鄲淳事狀。畧見國志裴注引魏畧。太祖素聞淳名。召與相見。時五官將博延英儒。因啟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會臨淄侯植亦求淳。太祖遣詣植云云。王僧虔名書錄稱淳爲臨淄侯文學。是不欲致淳而卒爲植所得也。植徙封臨淄侯。在建安十九年。淳始官臨淄文學。訖黃初初。乃爲博士給事中。

稽康

稽康被刑。在景元幾年。史無明文。故友程炎農曰。康與山濤絕交書云。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據稽紹傳。十歲而孤。康絕山濤在景元二年。則其被刑在景元四年明矣。通鑑書康死於景元三年。考之未審。

文王受命

史記。劉敬說高帝曰。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謂受天命也。時當漢高五年。下去朝錯受書於伏生。蓋三十年。距歐陽生張生之述。大傳益遠矣。以虞芮質成。爲受命之端。蓋詩書舊傳。熟在人口者。

孫子算經

舊說以孫子爲孫武。清四庫提要據書中有云。長安洛陽相去九百里。又云佛書二十九章章六十三字。證作者爲漢明帝以後人。今詳其文義。實爲先秦舊書。而後人頗有增益。不獨長安洛陽佛書章句云爾也。其說度之所起云。五十尺爲一端。四十尺爲一疋。尋古制布帛二丈爲端。兩端爲疋。疋四十尺。唐制調法。布五丈而當匹絹。故布五丈爲端。即令作者爲漢明以後人。猶不得爲此言也。經又云。今有棊局一十九道。問用棊幾何。據邯鄲淳藝經。棊局十七道。此云十九道。亦爲晉宋以後人語。蓋甄鸞李淳風之流。或就時制爲說。後遂誤改經文。不得以此疑其晚出也。

國學叢編

經齋讀書記

二二七

北平中興大學

經說度量。皆積小以成大。就令五十尺爲端。自宜端在匹後。夏侯陽算經引田曹云。四丈爲一匹。五丈爲一端。是也。以是知算經五十尺爲端。本自作二十尺。唐人誤改二爲五耳。

唐律疏議卷首服制圖

孫淵如黃子壽沈子敦等校刊唐律疏議。皆以元泰定四年柳贊刊本爲據。名例之首。別附五刑五服諸圖。則江西行省檢校官王元亮所爲。劉有慶序云。汴梁人王長卿。精刑名之學。以唐律析爲橫圖。用太史表式。錯綜成文。長卿則元亮字也。其所列五服。蓋以當時制度爲準。故婦爲舅。在斬衰三年中。爲姑在齊衰三年中。絕非唐律本文。事已顯白。服文閒附小注。多與司馬書儀同。蓋王氏又參用書儀說。

也。徐乾學作服制沿革表，以此爲唐律原文，列於開元禮之前，婦爲舅姑三年諸條，皆據以入錄，並於書儀下箋云：注與唐律同，不知此乃宋元之制，王元亮之所增益，竟以爲永徽初元長孫無忌等所定。讀禮通考一書，規模可謂弘遠矣，而不檢有如此者，淵如子敦，雅材好博，終亦無所發正，何邪？

駁戴子高論語注

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包云：大車，牛車；小車，駟馬車。戴氏改云：大車，牛車；小車，兵車。案兵車，田車，乘車，皆小車也。包氏以馬對牛，立義甚當。戴氏舉一而遺其二，妄易舊義，欲以何明？

以其子妻之。戴云：不稱女者，遠別也。案子本男女通稱，對文則曰子

曰女子子，下云妻之，其爲女子子自明。此文詞之通例也。今以稱子爲遠別，其不遠別者，立文當云何？說經亦多術矣，何必法邵公。

自行束脩以上。戴云：束脩，童子之摯，謂之束脩者，取其能自束帶脩飾。案舊說有十脰脯與束帶脩飾二義，不得會通爲一。今比而同之，又以爲喻辭，可謂進退失據矣。

唐虞之際。戴云：猶降也。案際，會也。苟能猶降，亦可猶升。字例之條，恐不爾耳。

當暑絺綌，必表而出之。戴云：古者裘葛皆覆以繒衣，然後加以朝服。案記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注云：中外宜相稱也。冕服，絲衣也。中衣用素，皮弁服朝服，玄端服，麻衣也。中衣用布，若依戴義，似中衣

謝君馬太夫人六十壽序

章太炎

昔福山王照圓。經術與其夫棲霞郝君埈。郝君治爾雅。多援其說爲徵。閨門之內。蓋齊如畫一矣。百餘年而棲霞有馬夫人作。其良人曰謝君一塵。當清之末。愾然以光復舊物爲念。雖夫人亦參革命事焉。此其行迹與郝王不相似。其夫婦同方。相與齊一。猶郝王遺事也。初夫人以俗貴男賤女。婦姑間又往往多詬誶。思有以革之。而與謝君游學日本。時中國多事。士人爭抗挽欲覆滿洲政府。始集中國同盟會于日本東京。謝君與夫人皆與盟。山東之有同盟會自此始。未幾歸。就烟台設東牟公學。端本女學。同盟會人自張繼以下皆嘗爲其教授。指斥滿洲無所顧忌。事爲兩江總督端方所聞。密使山東吏偵

國學叢編

一

北平中國大學

之下令逮捕。夫人與君皆亡命。而學校亦廢。其後謝君又教于女子職業學校。直武昌倡義。夫人奮然與謝君謀曰。清廷殆覆矣。夫婦各率義故謀響應。山東巡撫孫寶琦知不可奈何。陽召謝君謀樹白旗以應武昌。陰遣之赴南京。謝君去。寶琦有異志。捕同盟會人甚急。夫人乃率子女避之青島。以免於難。會清亡。故其家得全。夫人初適謝氏時。資裝甚備。後設學校及謀倡義。皆斥賣田宅以奉之。光復事成。其夫婦亦耦俱無等差。然所求施於國中男女者終未就。民國十九年某月某日。夫人生六十年矣。其女謝蘭馨適桂林鄧家彥。亦同盟會舊人也。欲舉觴爲壽。而問其辭于余。余以爲男女平等。其說亦久矣。古者稱夫婦曰伉儷。又曰妻者齊也。是陰有其意。而不盡施于法

制。韓非載華士在齊。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妻老而拜之。竟以是爲太公所殺。漢樊英疾。妻遺婢候之。英下牀拜曰。妻者齊也。禮無不答。時雖舉是爲美談。效之者亦少。至于今法制所具。蓋幾于平等矣。然人之相與。其度量至不齊。彼以智能相君。勢利相傾者。固非法制所能均也。曩時雖有貴男賤女之俗。及以才能權力自怙。則父有屈於子。舅姑有屈於婦矣。況閨房之際乎。余嘗疑文化愈進。男女之階愈以不齊。昔驪山女佐周爲元勳。高涼洗夫人亦以兵佐梁陳有功。此皆僻在羌蠻。故女子得爲其雄長。及華夏則無是。母后時有聽政者。而舉世以爲昏制也。古者君主之世。有命夫命婦。唐以來。婦人之封。與其夫散階相應。今者散階既廢。夫雖士官至國相。其室人猶與販婦均也。名義日吝之。何有於實。或雖許女子入官。然得仕者亦希。由是言之。法制者徒文具耳。其必有謝馬扶義之事。而又資以郝王之學。然後權位寵祿不足言。智能又不足以俛仰之。坦然相處。左右平平。以相率從。斯齊之至已。詰朝登之。衆之顛。觀白日上出。回顧月落。一東一西。其平如引繩。是舉觴爲壽之時也。是爲序。

瑞安教育會季刊導言

林 損

天生烝民。作君作師。粵稽遐古。君皆師資。開物成務。乃隆政基。紐解維摧。大道斯裂。寓政於教。仲尼駕說。素王素臣。金口木舌。餘子多方。厥號百家。稷下七十。毀自田巴。曰六^六家與九^九流。述者之瑕。談士漸衰。苟卿代起。爲齊老師。爲儒支子。傳經最賢。蔚成漢美。文久而息。黨禍頻仍。近晞揚左。遠溯滂膺。見義有勇。士氣霞蒸。安石變法。言采周禮。新說名祿。猶自此始。陳歐駢誅。太學亡矣。白鹿麗澤。復社東林。公私跡異。朋來盍簪。謀野則獲。教統彌嶽。孟軻所憂。處士橫議。言豈一端。持各成理。藉教爭政。後先同軌。鄭有鄉校。周有明堂。選賢布法。匪直括囊。或援夷制。謙讓未遑。嗚呼痛哉。逝者如斯。較若指掌。泰山其頽。

國學叢編

一

北平中國大學

吾將安仰。教澤遽熄。冥學孤往。躊躇四望。萬里丘墟。上不修德。下不知書。吏干其律。士喪其居。豈無戎臣。驅人餉虎。豈無謀夫。誘子弑父。豈無師儒。壞庠亂序。牛角鼠轉。廁下蛆橫。日中斗沫。百怪競鳴。挈瓶偶得。坐擁百城。禍福無門。惟人先覺。匪天降災。職由不學。不學教荒。政隨以剝。聖心垂死。物類將淪。剝復之會。孰測厥因。先咷後笑。占我同人。吁嗟同人。類族辨物。德必有隣。學以爲質。疏附奔奏。斯會乃出。議政非君。論學非師。傳經若儒。糾疾似醫。力絀朋黨。亦薄游辭。時哉惟宜。道無不可。反身而誠。物備於我。政教復合。如薪傳火。素王素臣。景行行之。言念君子。釋茲在茲。樞機喉舌。敢申民彝。

書畫書錄解題序

林志鈞

目錄之作。古皆官書。私家撰錄。起於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而釋氏經錄。始涉專門。後如朱彝尊經義考。謝啟昆小學考。原名廣經義考皆其著者。晚近以來。專錄稱富。如黎經誥之許學考。繆荃孫之方志目。裘冲曼之算學書目。葉銘之金石書目。丁福保之說文書目。乃至叢書雜誌。各有專目。獨書畫缺然。而目錄名著如晁志陳錄。所列書畫之書寥寥可數。直齋至黜書法於雜藝。語見法書提要解題解題最畧。有僅書某人撰數字者。其爲卑視。殆可想見。四庫全書收書畫書錄較富。而邵懿辰簡明目錄標註。卽譏其所收太濫。殆仍主目錄爲經籍而作。尊經輕藝之見。其由來久矣。今者談藝之作。轟然并起。其善進取者。日以

譁衆自炫爲務。儉腹侈口。益輕論古今得失。非眞知藝學者。加以積歲兵亂。人人轉徙呼號。羣焉喪其樂生之心。而生存爭競日益劇。卽無米鹽口腹之累。亦終日奔走無煖席之暇。士夫以筆墨爲裨販者。比比皆是。其能從容歲月。沈精研討。克盡其術者。蓋鮮耳。吾友越園。居嘗以謂。凡治一藝。必通其學。乃可以善其術。書畫之爲學。有其源流派別及其法度。明乎此。而世俗凡近之見。無以易吾所自得。而奔赴腕下者。神明規矩。始卓然有以樹立。此越園述作之主旨也。所著書。前有畫法要錄十八卷。已刊行。比者深居湖上。臨池染翰之餘。又成書十二卷。題曰書畫書錄解題。仿直齋書錄解題例也。胡應麟經義會通。謂書之有解題。始於唐李肇四庫提要駁之。謂七畧別錄。已

開其先。此皆就書之體製言之耳。以解題名其書。宋以前蓋未之見也。直齋解題以外崇文總目載有毛詩解題二十卷。不著撰人姓名。文獻通考同。宋志解題作釋題。今人著書用此名

者。欽冰有要籍解題之作。繼之即越園此書。其義例於朱彝尊經義

考爲近。朱氏書初第區分存亡。仿隋書經籍志例。經義考原名。經籍存亡考。後更

分爲存闕佚未見諸類。越園此書於見存外。亦有散佚未見各類。其

兼收今人著作。亦猶經義考并載顧炎武毛奇齡徐乾學閻若璩諸

氏之書。而朱書不涉評騭。復畧版本。越園之作。能彌此缺。鈔錄序跋。

亦視朱氏加慎。學問之道。後來者每勝於前人。然非越園致力之勤。

亦無以臻此。蓋自七略別錄以來。目錄學至有清一代而極盛。而書

畫書籍之專目及解題。則以越園爲首創。是可以不朽矣。所著錄自

國學叢編

二

北平中國大學

東漢迄今代。爲書凡得八百六十種。別見及增見諸書不計。越園一一通覽無

遺。絕無焦竑作國史經籍志。尤侗作明史藝文志。撫拾舊目。顛倒挂

漏之病。則盡見原書與否之異爾。其爲解題。可分四端。一。正體例。如

徵引不標所出。原書卷數任意分合或失載。分類不當或與內容不

符。目見與轉錄不分。編錄龐雜失倫次。其他微細過缺亦詳揭不稍

忽。二。辨疏舛。如誤收僞書而無所別擇。濫錄已佚名蹟。所引書重見。

人名里貫行實之錯誤。選汰去取寬嚴失中。誤刪原文。闕入他作。割

裂舊籍。補湊附會或竄亂。而展轉勦襲之作。向未發覺者。一經繩糾。

使人心目肅然。厥功尤偉。其舊著之佳者。凡所表章。亦多具特見。三。

重考證。如撰人不明。時代缺誤。同書異名之類。皆有所訂正。其僞託

散佚二類凡兩專卷。攷訂尤勤。四存珍本。著錄各書中。稿本鈔本。世不經見者。皆賴此編以著。卷帙尤鉅之作。則內容疏叙加詳。其用意至足取法。所爲解題。言必己出。博稽而精思。絕不爲蹈襲之語。全書凡數易稿。草創大悟。具見所爲序例中。今年春。郵稿示余北平。其後函札還往。多所商榷。先後改訂者。又五六次。越園平時讀書。無堅不破。精悍異於常人。及乎著述。則審慎謙挹。敢然若有所不足。後之人能以越園爲學之精神。讀是編。其或益有所發明。未可知也。近儒有言。不通漢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藝文志者。學問之眉目。著述之門戶也。王鳴盛述金榜評吾亦謂不讀書畫書錄解題。不可以論中國書畫藝術。世有知言者。其不以吾言爲過當乎。民國二十年七月

二十六日

長夏紀事

章太炎

我本山谷士失路趨堂廉伐華既十稔重茲風日炎荃葛甫在御短製無垂檐粥定正代莽齋美如遺鹽啖此勝百牢披禁步長欄藹藹出牆樹淙淙筒中瀝市閭或問字百名方一練漱筆藉顛棘澱帚穎自銛掄玉得越巾破觚逾蒼礚故書適一啟蠹食殊無綬呼童下香藥胼汗動自拈平生遠膏沐兩鬢常彘鬚朋來跣不韞夷惠宜可兼時復效禽戲而不求青黏但爲滌塵慮焉識速與淹大化苟我適老湏終如緘

附錄致季剛旭初書

夏日吟詠往往少山水風景則以避暑不出故也僕則蟄居於此

國學叢編

北平中國大學

四時不異故亦不廢斯事適作長夏紀事一首皆附事實故反多新語因自來水無名可施以釋水泉一見一否爲瀝即以名之此詩畧脫向日窠臼雖然不追步陶謝恐與蘇黃作後塵矣

疊前韻答汪鞠尚

許承堯

我有海國花移根傍叢竹園中大麗花盛開對竹誇嚴妝禮光照林谷桂喜

亦送馨香色一時獨竹意乃不屑寬閒潑涼綠無香復無色高淡自成族此君終不測學步難可躡詩情亦如是醇古愈莊肅試聽憐儻風泠然響庭玉

孤往氣易衰扶衰資君詩居然押強韻少日無此奇娛老利用諛淵哉君亦知此樂安可秘我意應暴之但莫媚小兒詰屈強隨時浪得

兒輩稱享樂終竟希老婦詈老夫中
猶開眉楓柏相對笑酣紅未
云遲

吾歸日抱膝頽覺扁戶久時夢江湖遊
尤思燕市酒流光不可把腸

斷漢南柳聲聲踞窮山慰藉幾故友
大書四一堂吾堂設先大父母及亡妻女四象並

吾爲五故名四一坐擁宮五畝樹老心未空
蒼然著花醜豈茲遊釣地終慳

不吾有君書報涼節吾志誰爲守

君讀鄭珍詩低首讚不已承和讀巢經伏敵稱詩當貴真能真自宏堂兩家詩長歌

侈鄭君如掾筆揮灑儘自喜斯誠南越王
叱咤極恢詭君詩如秋花

固亦薄桃李微覺帶雌聲終是椎髻婢
君屢以南越王粗服不損趣陀自况其詩

嫣然芬溢齒來書論詩括吾儕鬱妍媸達者笑脫履謂澹甫真趣二字

國學叢編

二

北平中國大學

吟蟲冷不捐膏蘭徇熬煎囊鷄偶探首
身世如風船但求塞聰明冥
心入前編君腹何所有萬疊撐雲烟
我飽何所事聽雨虛堂眠更何
分別相荒谷與麗屜不用局形質
神遊徹中邊我莫畏遠楫君莫思

歸躡

曉曉妄言語但取相笑樂貧應不凋
顏慵應不纏脚陳簡齋詩一得慵縛兩脚

住且安居得逢還騁謔短景博劇歡
那須更前約君豔稱霜壑從君
快濃嚼我手摘新蔬晚食歎非惡
詩成卽鏡園白雲翳滿壑更望君
繼聲貺君文字溥

許氏說音卷二

海州許桂林學

音譜叢說

廣韻昂五岡切杭胡郎切岡古郎切康苦岡切皆正粗音注烏光切
荒呼光切黃胡光切光古黃切皆散粗音以正音爲正音反切以散
音爲散音反切知音分正散其理甚確此數切又唐時與今不異故
輿譜頗合匡則去王切狂巨王切王雨方切是爲羌央之散音古音
巨若去也說者或疑古反切不精此三切皆宜改定竊疑古讀與今
異者甚多如華字古讀敷晉以後乃變爲呼瓜切匡字何必不本讀
去王切王字何必不本讀雨方切觀今楚人猶讀匡如羌知去王切
必非庫光切之音觀古亡字自爲武方切知王與忘古必異音前表

國學叢編

許氏說音

一一一

北平中國大學

內羌央散音正去王切雨方切之音古讀雖失其音不可缺也

說者謂古之反切于陰平字用陽平字切之陽平者則用陰平亦不
盡然如此杭胡郎切汪烏光切皆廣韻古切固陰陽相配甚爲精密
者

音有粗細古人分之本明如昌尺良切粗音也鏘七羊切細音也倉
七岡切介乎粗細之間而亦爲粗音者也商式羊切相息良切桑息
郎切亦然其分正與今同但今人或無鏘將等齒縫音而直同于羌
薑南方又或倉昌商桑如一而知音之士猶能辨之惟臧字陟郎切
張字陟良切與今相反將卽良切則同莊字古亦陟羊切今當爲諄
光切徽欽間則有讀莊如章者有讀章張如姜者甚且有讀姜如江

戈切及公切者要其音皆具于表圖之中惟有讀張如臧者有讀莊如張者故張臧莊將可統屬于一母而古反切相桑皆用息字爲母臧張莊皆用陟字爲母亦足見粗細正散之不同者可統屬一母也音有正散古人分之不甚明其未甚了然者則以正散之分亦爲粗細如通雅及古今釋疑諸書以諄醇爲真中粗音是也蓋其謂庚爲京粗音恩爲因粗音云爲溫細音熏爲昏細音雖配合未細揆之古人寬博假借之法亦云可也若以諄爲粗而真細則無以處夫津字之音以醇爲粗而巾細則無以處夫新字之音且真中之爲細于理不愜必也真中爲正音粗音諄醇爲散音粗音津新爲正音細音而散音又自有其細音觀前表圖較然明析矣

凡音皆分粗細惟姜夔央香四種無分舌唇之分最明其細音在喉及齒者北人或無之齒之細音在齒縫牽于巾津京疇之分自古甚著南人辨之甚明析至廣東則十亦讀息四亦讀細皆齒縫音余遇秦人齊人亦有知齒縫音者

凡音分正散字字皆然如正爲岡庚散則光觥惟魚虞韻一字畧相似細分之郎母正粗音則爲奴而散粗音乃盧也昂母正粗音則楚人讀模而散粗音乃無也其爲昂母正細音者陽平音如紹興人之讀吳字上聲則音如淮安人稱我之方音音在鼻內而爲開口鼻音其正粗音乃閉口鼻音粗散音乃吳五務等字散細音則王渠切也正粗散細雖有分而可以統于一母蓋其氣類實相近故有雙聲之

疊韻卽爲疊韻之雙聲如章將眞津庚觥王昂之類皆是

正散粗細可統以一母一證以古法岡光姜君本共屬見字一母但

彼以岡光之細音無字因借姜君二音以當之且一證以方音此之

粗音彼則細如干讀若庚烟切之類此之散音彼則正如莊讀若章

之類音相轉而氣相屬自然之道也

而爾二三音古人日字母此譜應在若岡切內而今天下之音多讀

入昂母秦晉齊楚燕趙滇黔皆然不可廢其音也故于十六韻第十

三字列之而燕趙讀遮車蛇德忒勒之方音亦具焉其細音卽遮車

蛇等字淮揚諸處之音

遮車必分出麻部外其來已久案西域四等法開口副音加齒與結

國學叢編 許氏說音 一四 北平中國大學

茄相又與遮車爲兩列元人分遮麻兩部曲韻絕不相雜中原音韻

車蛇家麻分部正韻瓜嗟二部桂林以古反切考之麻莫霞切華戶

花切又初牙切衙五加切琶蒲巴切爲一類耶以嗟切奢式車切斜

似嗟切遮主奢切爲一類齊梁以來相承如此從無混用且顧氏唐

韻正之言曰古無麻韻其半自歌戈韻誤入其半自魚模韻誤入然

則必從古韻麻韻亦且當廢若可隨時變通麻遮之必當分部明矣

寒桓刪亦必宜分故古之韻部本分今北人讀如一音丸如頑官如

關酸如刪潘如攀而淮陽人讀二十五寒二十六桓二韻無一字同

者浙人則並讀扇戰等字皆如淮陽間算篆之音此音必不可缺明

矣

田甜之分古云田係開口甜係閉口今則北人皆讀作開口音南人皆讀作閉口音愚意田音北音爲是甜音南音爲是古者田徒年切甜徒兼切皆用徒字爲切確爲同母但當分開口閉口耳先鹽諸韻餘字可推

廣韻賢字胡田切堅字古堅切烟字烏前切牽字苦堅切此其本音乃寒竿安看之細音前表內喉音二之一至二之四卽其同類之音其譜內十六韻之第九韻正此四切之音北人口或無此種細音而高郵人直讀竿爲古烟切看爲苦堅切足知此音不可廢矣若謂古之古賢切卽今之居牽切古人例寬不辨粗細則又不然甄字則居延切焉字則於乾切延字則以然切愆字則去乾切乾字則渠焉切

確與賢堅烟牽等字不同知爲今之失古音而未必古人反切之太闊也推之呼鷄切之醯必異於許羈切之羲古靈切之經必異于舉卿切之京其故皆瞭然矣

彬幽廣韻皆府巾切芬分則府文切是彬幽之古音乃芬分之細音也今失其音前表唇細音乃其同類以十六韻言之方細音之第二音是也

寒刪先覃咸之字北人皆如一音餘方亦多舛互今每行有二音其齒音最多而張臧二行各有二音足以該矣其姜羌央香行內則開口合口各一字可以兼南北方音而又不戾於古真文庚青蒸侵之韻亦同此例

支微齊佳灰韻今分該開哀唉哉釵腮苔來猷埋牌懷乖歪衰爲一類推雷堆追吹蓑誰杯培梅肥爲一類知癡詩池時茲疵思爲一類雞欺希衣低梯泥皮迷齋妻西爲一類韻者均也求其均而已矣

廣韻崑山皆切爲呼彼之音扌丑皆切爲以拳加人蓋皆當時方言今取其例以狀聲音昂字母十六韻弟二字昂騰切今謂人之軟滯物之不脆者皆如其音其第七字昂雷切今應諾聲又爲呼彼聲其昂侯切者今謂怒目視也細音之埃爻切猶聲也散音之王磨切爲淮揚人失望之詞亦有似其陰平者京房之治律也言苟非草木之聲則皆必有所合信有之焉故譜中有四千八百八十音可以備衆音且能兼天下之方音無論東西南北互有舛雜而其音則無不存

焉又如古者賢爲胡田切寒之細音也劑爲遵爲切齋之散音也携爲戶圭切古者圭之音如光西切此乃同之細音而戶鷄切之散音也此譜則無論周秦漢魏唐宋元明代有移變而其音亦無不存焉蓋于喉舌齒唇之間析以正散粗細六十四種實足以盡天下之音即使海內海外更有讀昂爲細音丁爲粗音羣爲正音將爲散音者以吾譜之字爲寄而以吾譜之位爲例亦無不具其音如粵人讀秦爲陳卽讀秦爲陳粗細易位而粗細之音固並有也齊人讀誰爲上雷切楚人讀尹如允與他處異正散雖殊而正散之音固並有也至於方言之異隨舉所聞有以缸爲洞石子者有以帚爲刷竹者有以蝙蝠爲老巴飛夜者有以蜻蜓爲夾哥陀奇者有以狗爲肯腔者有

肥。酒未熟。謂己酉當克。然肥不从己也。足徵今隸體起于秦。由來舊矣。

元命包說字多今隸形。緯書之所以不足信也。春秋元命包元美以爲張昇作如兩

人交一從中水。土力於乙地。口合共一。兩口銜士喜。屈中挾乙

而起史。二人爲仁是。八推十木。十加一土。网言。刀言。人散二

火。士垂一人詰屈折著廷。示戴尸首以寸尉。人入井爭水。陷于泉。

以刀守之。割其情。欲人畏以全命也。故。从刀从井。又說題辭。日下

生星。一大天。口含俗字。西米粟。禾入水。又考異郵。虫動于凡

中風。顏氏家訓引春秋說。人十四心德。詩說。二在天下。漢以泉

爲白水。魏以角爲刀下用。晉以亨爲二月了。宋以劉有兩口。齊以桑

爲四十而有二點。梁以瑣爲一十一月一八。又以侯景爲小人百

日。侯景以侯爲天一人。周以宣政爲宇文亡日。隋以業爲苦來。此類

雖不得繩以六書之義。然可知今隸在六朝已盛行矣。

晉書王敦謀逆。夢一木上破天。占曰。此是未字。然未上不从一也。王

濬夢四刀。李毅曰。三刀爲州。而見四。益一也。明府其臨益州乎。然州

不从三刀也。燉煌錄。索光夢一虜脫上衣。索統曰。虜下男字也。當生

男。然虜不从男也。漢書以白水真人爲泉貨。然泉不从白。貨不从真

人也。新論以金昆爲銀。然銀不从昆也。

焦光不名先。以其字孝然知之。

左傳。止戈爲武。似今隸體。武實从亡聲也。

執禮爲莪禮。陸文裕公說兼禮樂言也放桐爲教桐。孫奕示兒編謂訛字然盡心

放說雖好而難从

皆雅言也。注疏本作雅音。孔鄭曰：讀先典法，必正言其音，其義乃全。說文引諒闇作涼瘖，蓋古書段借字。

旅于泰山，旅即臚字，非祭名。

方密之先生不講古韻，專崇正韻一書，亦一蔽也。

東方曰朔來朔來，知爲棗，然棗不从東，非聲也。升庵謂古棗从二來。

郭璞言永昌二日，然昌不从二日也。

或曰：得臣爲賢，會意亦通，然不必至尋字，自从貝从寸耳，不从見也。

左傳：反正爲乏，或曰：反正當爲丐，或曰：當爲丐。

國學叢編

陸贄閣筆記

十一

北平中國大學

孟子知好色則慕少艾，愚按好如字，艾借爲外字，古僂女曰內，男曰外，故有內嬖外嬖，閻百詩顧大韶解爲男色，此不易之訓。趙注美好，艾字從無此解，總由不知段借之理，故泥于本字，不可通也。國語：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子殆。戰國策：王不以與工，乃與幼艾。左傳：既定爾婁豬，蓋歸我艾緞，皆外字之借。左傳杜注：訓艾爲老，無論宋朝不可謂老，凡豕牝牡之配，牝豬宜老，牡緞必不宜老矣。婁豬，婁如公羊，昭廿五年傳：牛馬爲婁之婁，猶繫也。蓋借爲樓字，樓曳牽也。猶言既定爾內牝，蓋歸我外豬耳。人少時，知識初啟，先慕男色，爲習狎者，必在同儕，女色尙別遠也。說雖近謔，而至情至理在焉。知好色者，知好色之可慕，禮記如好好色，下好色卽此好色字，上好卽慕少艾慕。

字。又按楚詞。憇長劍。号擁幼艾。亦卽此少艾。王逸注迂曲。不爲確詰也。九歌。少司命一篇中。言美子。言美人。言與余目成。皆譬況之語。結四句指蓀而言。幼艾蓋自喻。卽首段之美子也。

凡讀書有疑義難瞭者。覈其至是。忽得怡然渙然。此時如澡浴一過。躬身通快。

而亦自又取之人身。於焉猶爲取之禽獸之才未出。取之艸木。其且何若。取之事物。它雖萬強。取之蟲豸。此皆本無正文。依聲託事。

或問余曰。子定離字本訓。烏附麗。分丹遭羅。三離字俱段借。可謂覈矣。然詩雉離于羅。非羅于羅乎。余曰。此豈足怪也。詩言授之絜。以絜其馬。景行行止。行彼周行。如塗塗附。薪是穫薪。載輸爾載。儀禮士羞

庶羞。非動靜字連用乎。或又曰。然則何不作兩羅。而一借一不借乎。曰。古人寫書。亦隨其便。論語。求善賈而沽諸。不用二賈。詩于時廬旅。不用二廬。亦此例也。客笑而去。

鄭夾深通志六書畧。疎繆已極。師心立說。如同噬語。其淺陋乖刺。不勝指斥。大抵可取者。不過百之一二。其於六書之道。全屬粗解。未入門庭。反訶詆叔重。可謂妄矣。漁仲詞章之學。畧可觀覽。其傲睨一世。自命不凡者。由其天分甚高。涉獵該博。精力又自過人。惜乎學未邃。養未醇也。二十略果事事深造。豈非古今一人哉。

方以智通雅一書。仿鄭樵通志二十畧而作也。規模雖狹小不逮。而精微處卻過之。

鄭樵以父字向左。子字向右。繆說。

孫過庭書譜。其句法神理。從昭明太子文選序得來。

長字本訓爲髮綿延也。因而爲凡物之長短。物有長短。卽有上下。因而爲長幼長上。因長上之誼。而乃以命官。許所謂令長也。令長爲轉注。而許謂段借者。既轉注卽非本訓。亦得謂之段借耳。許以轉注合于段借。而取分類當轉注。此許之誤也。

蕭楚張有諸人。以轉聲爲轉注。顧亭林从之。宋魏文靖論觀卦云。今轉注之說。則彖象爲觀示之觀。六爻爲觀瞻之觀。古本無四聲。何有轉聲。且卽以後人之四聲而論。有不轉聲。而實爲轉注者。有轉聲。而實爲段借者。轉聲爲轉注。其意偏而其言俗耳。東原以爲區分段借一類而兩之。非也。

漢書楊賜傳。康王晏朝。關雎刺之。愚謂康王晏朝。當時賢臣詠關雎之詩以諫也。馬遷曰。周道缺而關雎作。齊魯韓三家俱謂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康王后不然。詩人歎政衰而刺之。杜欽云。佩玉晏鳴。關雎刺之。羅泌路史云。康王一晏朝。而暴公作關雎之詩以風。張超云。畢公作。或曰。蔡邕亦云。列女傳。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揚雄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余合衆說觀之。斷爲康王晏朝。畢公詠文王關雎之詩以風諫也。畢暴二字形相近。二公爲誰。不能臆定耳。

東通陽登侵青眞。登通文眞。

道光二十年六月初五日。在西洋英吉利國爲一千八百四十年七月初四日。

織女主瓜果。見元命包。故今俗七夕設瓜果於庭。

後世書皆鈐版。故多形誤。古者書皆口授傳寫。故多聲誤。用同聲字。即所謂假借也。

贈以芍藥。招以文無。將離當歸也。

夏暑雨。三字疊韻。

東山經。食之不糲。注失氣也。字林糲下。出氣也。按今俗字作屁。

西山經。罷差之山。無草木。多馬。按無草。馬何食而多。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按所祭者之適孫婦也。尸實字。

國學叢編

原囑筆記

十四

北平中國大學

詞章之事。不以段借不工。根柢之學。不以段借不通。

觀于天地之大。而知萬物皆小也。觀于坳埳之細。而知萬物皆大也。天地之間皆坳埳。則天地亦小。坳埳之塞。即天地。則坳埳亦大。故莊子齊物。墨氏尙同。惟齊物乃能外物。惟尙同乃不苟同。

本社啟事一

本編每兩月出一冊。一周年發行六冊。按時出版。決不愆期。每冊定價五角。每一期六冊。定價二圓六角。外地郵費照加。北平上海各大書店皆有寄售。訂閱全年者。請通函北平中國大學出版科或直隸書局。

本社啟事二

本叢編第一期六冊。現已出齊。自第二期起。內容益求精博。並敦請章太炎先生及黃季剛錢玄同諸先生。爲本社長期撰稿。前所搜羅名人遺文佚著。亦陸續刊載。以餉同好。

本叢刊第一期第一冊至第六冊總目

與吳承仕論宋明道學書 論古韻四事 漢儒識古文考上下篇章太炎 三事大夫說 鬼方黎國並見卜辭說 釋栽菑 卜辭熒惑說 林義光 亡莫無慮同辭說 儀禮

疑直輯本序錄 說龍首 僞石經尙書殘碑疏證 吳承仕 四庫提要辨證二篇 余嘉錫

中國古代父子祖孫同名考 冀州卽中原說 釋因等十四文 劉盼遂 子莫執中

考 羣雅說 孫人和 形聲與聲類說 周兆沅 讀漢書儒林傳 書樂浪後 楊樹達 樂

府詩集跋 慎氏慎子傳疏證 羅根澤 滿清之繼嗣問題 謝國楨 未完

以上單篇

尙書傳王孔異同考 吳承仕 未完 三國志辨證 孫人和 未完 廣方言 周兆沅 山海經餘義 邵瑞彭

三禮學制 鄭義述 高步瀛 未完 釋字通 周叔迦 未完 以上專著

親齋讀書記 吳承仕 未完 以上筆語

南部英賢記 印楞禪師塔銘 謝烈婦表 祭黎大總統文 三界建水閣記 書

十九路軍事 謝君馬太夫人六十壽序 章太炎

詩文錄富不及備載 以上文錄

法言札記陶鴻慶 臨嘯閣筆記朱駿聲 未完 許氏說音許桂林 未完 程易疇章實齋手札
以上遺著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第四卷第三號西夏文專號

專著

引論王靜如 俄人黑水訪古所得記羅福葢 斯坦因黑水獲古紀略向達 宋史夏國
傳集註羅福葢 西夏贖經記羅福葢 西夏語譯大藏經考羅福葢 羅山 石濱純太郎 共著 周 一 良 譯

釋文

韻統舉例羅福成 文海雜類羅福成 胤啟雜字羅福成 居庸關石刻羅福成 重修護
國寺感應塔碑銘羅福成 西夏皆慶寺感通塔碑跋嚴可均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一
釋文羅福成 妙法蓮華經弘傳序釋文羅福成 妙法蓮華經序釋文羅福成 大寶集
經卷第二十七釋文羅福成 大般若波羅密多經卷第一釋文羅福成 佛說寶雨經
卷第十釋文羅福成 佛說佛母出生三法藏般若波羅密多經卷第十七釋文羅福成

佛說地藏菩薩本願經卷下殘本釋文羅福成 不空絹索神變真言經卷第十八釋
文羅福成 聖大明王隨求皆得經卷下釋文羅福成 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釋
文伊鳳閣 六祖大師法寶壇經殘本釋文羅福成 西夏文殘經釋文羅福成 西夏國
書殘經釋文羅福成 類林釋文羅福成 西夏文八千頌般若經合璧考釋羅福成 羅山 石濱純太郎

目錄

館藏西夏文經典目錄周叔迦 館藏舊刻經典雜卷目錄 館藏西夏文經典目錄考
略羅福成 各家藏西夏文書籍畧記羅福成 蘇俄研究院亞洲博物館藏西夏文書
籍目錄羅福成 蘇俄研究院亞洲博物館所藏西夏文書目錄譯釋王靜如 亞細亞
博物館西夏書籍目錄羅福成

專著補遺

西夏語研究小史羅福成

介紹出版書籍雜誌

文源 詩經通解以上林義光著 論衡舉正 抱朴子校補以上孫人和著 經籍舊音序錄 辨證

三禮名物 淮南注校理以上吳承仕著 古書疑義舉例叢刊 精校助字辨畧 高等

國文法以上楊樹達撰 樂府文學史羅根澤著

化學兵器學要覽吳羽白著

以上各書北平中國大學及北平上海各大書店皆有寄售

黃季剛鬻文

靳春黃侃季剛弱冠即從學於余經訓文字之學能得乾嘉諸老正傳而文辭又自有師法研精彥和文心施之實事爲文單復兼施簡雅有法不涉方姚俾張之藩亦與汪李殊流其樸質條達雖與之異趣亦無間言頃在中央大學施教講課之餘時作筆論人亦求爲記序碑傳等文以授學煩勞日不暇給爲代訂潤列如左章炳麟 詩文例 碑銘墓誌 二百元 傳狀絕百五十元 序跋 百元 壽文 百五十元 代祭文 八十元 贊頌 五十元 律紀詩一首 十元 排律每十韻 二十元 古詩一首 二十元 屬撰文宣示以事略遠道除郵遞日期一個月取件

季剛師案分雖不輕作而古質深厚矩矱斯存附陳書例以告求者 弟子海寧孫世揚代訂

書例 楹帖 四尺以內六元每加一尺遞加二元今隸行草減半 整幅 四尺以內八元每加一尺遞加二元 今隸行草減半 屏幅 照整幅減半 扇面 四元今隸行草同 冊葉手卷 每尺四元 今隸行草同 榜書 每字方尺四元每加半尺遞加二元不足尺以尺計今隸行草同 碑誌題跋另議 磨墨費 加一成

收件處

琉璃廠前青廠二十七號陸宗達 宣內石燈巷乙三號駱鴻凱

招登廣告

本編內容豐富定價低廉出刊伊始各處通函預約者紛至沓來銷行之廣可以想見藉此宣傳爲效至大如欲在本編刊登廣告者請函中國大學出版科可也

